

赏菊蓼沟河：品牌花展芬芳文化万千气象

本报记者 刘帝恩



10月19日，是“济宁高新区第十一届金秋菊展”开幕的第二天。这天下午，蓼河公园洒满了暖色的阳光，霜降时节的寒意，也被这金秋阳光驱散了不少。漫步其中，淡淡的菊香沁入心脾。清新宜人、回味悠长的花香里，赶来赏菊的市民，或扶老携幼，或三五成群，在金秋花海中定格一张张美丽的照片。

怒放，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展区内五颜六色的菊花争奇斗艳，形态各异。有的花瓣层层叠叠，有的骨朵清秀俊逸，有的豪放张扬，喷薄绽放在路边，尽显顽强的生命力。“开展当日没来的人，也不需要感到可惜，因为这次展览周期长，机会很多，另外现在还不是菊花最好看的时候。”现场养护人员告诉《文化周末》记者，受前段时间低温影响，目前有些菊花尚未绽放。随着气温回暖，只需几天的时间，菊花就会全部盛开，到时候将会更美。



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了，刚开展就来的，没等到菊花尽数盛开，怎么办？或许我们应该过几天再来一次。相对于惋惜，从另一个角度看，不会因为展出就赶紧绽放，菊花的这小脾气，不就是千百年来大家

周末聚焦

菊文化在传统诗文中的具象

本报记者 刘帝恩

梅、兰、竹、菊，合称“花中四君子”。晋代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谓千古名句。菊花，在植物分类学中是菊科、菊属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酒的习俗。唐代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中写“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古代神话传说中，菊花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含义。

从古到今，菊花都是中国名花。公元8世纪前后，作为观赏的菊花由中国传至日本；17世纪末叶，荷兰商人将中国菊花引入欧洲，18世纪传入法国，19世纪中期引入北美。伴随着贸易和文化交流，菊花也成为了世界的名花。菊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史料记载，中国栽培菊花的历史已有3000多年。《礼记·月令篇》记载，“季秋之月，鞠有黄华”，说的是菊花在秋天开花，是野生种，花是黄色的，“鞠”就是菊。《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堕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歌颂菊秉性高洁，说明菊花与中华民族文化早已结下不解之缘。

在秦朝的都城咸阳，曾有过专门展销菊花的市场，可见当时栽培菊花已经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菊服之轻身耐老”的药用功能。《西京杂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当时，称这种酒为“长寿酒”，人们饮用并流为习俗。《景龙文馆记》载，群臣在慈恩寺大雁塔向唐中宗献菊花酒祝寿。菊花不仅能观赏、药用，还有各种美好寓意，可见古代菊文化影响力之大。

所喜爱的悠然、闲适吗？

重阳，看菊展的最佳时节

菊花开放的季节是秋天的末尾，所以菊花也叫“秋花”。金秋九月，因为菊花的绽放，也被叫做“菊月”。重阳节是九月九，所以重阳节又叫“菊节”“菊花节”。这不仅是古代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酒的原因，也是现代菊展放在重阳节前后的缘由。



菊是长寿之花，历来被誉为凌寒不屈、凌霜不凋的“四君子”之一，所以人们爱它、赞它，每年举办大型的菊展。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现场老年人多了。有些市民是带家里老人前来，有些是身体硬朗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着孙子、外孙游玩，各个角落总是少不了老年人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优势，来到菊展，就能有明显感受。
 “我母亲特别喜欢菊花，家里种了好几盆，听说我要带她来逛菊展，她非常开心，昨天就让我给相机充满电，让我多给她拍些照片。”市民周女士告诉记者，今天正好赶上休班，吃完中午饭，就开车带着母亲来赏菊了。
 花的骨朵鲜艳，小朋友的笑容也鲜艳，让人一时分不清到底哪个更美。刚喷洒过的地面，还有浅浅的水洼，和大人的有意避开不同，很多小朋友乐于踩水玩。养护工人刚给菊花

菊文化在传统诗文中的具象

本报记者 刘帝恩

古人爱菊，也爱咏菊。写菊之品格的诗篇、小说等佳作，历朝历代都留下了不少。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一篇广为人知的故事，叫作“黄英”。故事中的马子才家中历代养菊。有一次，马子才到南京去寻访异种，路上结交了一个姓陶的少年，这人对于养菊花非常在行，而且有一个异常漂亮的姐姐名叫黄英。他们做了邻居，然后马子才娶了黄英。有一次陶公子喝醉了，变成一棵大菊花，黄英把它拔起后，放在地上，第二天陶公子就变成了原形；第二次陶又喝多了，又一次变成菊花，这次却没能再变回来。原来他已经醉死了。这棵菊花的根，后来长出新芽，开了粉色的花，还带着酒香，这种菊花就叫作“醉陶”。
 清代曹雪芹的《菊梦》，算是写菊的诗作中鲜为人知的。“篱畔秋酣一觉清，和云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恼蛩鸣。醒时幽怨同谁



浇了水，家住高新区的王先生，就被外孙女缠着来拍照了。“我们家就在附近，平时孩子都得上班，我们就全职看娃。今天带孙女来看看菊展，她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王先生说，菊展是一个载体，沟通了祖孙的感情，也让孩子走出家门，更加亲近大自然。

赏菊，景仰独立超然品格

在百花凋零的季节，菊花独自开放，为大自然增添了生趣，让悲秋的人们振作起精神。这其实在无形之中契合了人们心里的愿望，今年经历了饱种种种植味的上半年，大家都希望能平平安安的平静地过日子，也希望在今年最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事业和生活中有所收获。
 市民张先生专门从太白湖新区赶过来，带着一家人赏菊。他告诉记者，每年的菊展他都会来看，今年的菊展和前些年相比，更有独特意义。
 “今年菊展很多布景都让人心潮澎湃，这是前些年所没有的。2020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我们都经历很多，有很多紧张的时刻。这次菊展主题鲜明，菊花种类繁多，让人放松，非常好。”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造型的巨大布景前，就有络绎不绝的市民前来拍照留念，这一幕让人为之动容。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菊展带给市民的，不只是惬意的游览，更有对于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的强大信心。一切都和往年一样，大家欢欢乐乐，携手同行，彰显的是济宁城市文化的内核——面对困难的淡然，提振精神的决心，以及对于城市发展、美好生活的愿景。

留影，赏花必不可少的事

来看菊展的人，没有不拿出相机和手机拍两张的，不仅是因为菊花的美，更是人们对菊花的喜爱和青睐。
 一个下午，市民赵女士和她的“老年闺蜜团”拍了有上百张照片，有些是自拍，有些是各



诉，衰草寒烟无限情”。是写菊花之梦，也是写咏菊者之梦。因写梦境，故用了扑朔迷离的笔法，这种写法也是典型的曹雪芹式写法。说的是东篱的菊花下，酣梦一觉方醒，只觉得天上的云与月交织在一起，看不分明。花下飘飘欲仙的状态，不是为了追寻庄子梦蝶的感觉，而是回忆陶渊明爱菊、赏菊的风雅。
 唐代李商隐写《菊花》，“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愿泛金鸂鶒，升君白玉堂”。菊花可以承受寒凉的秋露，却害怕夕阳的来临。“我”愿浸在金鸂鶒杯中，为身居白玉堂中的明君所用。“白玉堂”，是指朝廷。这首诗中，李商隐与菊花已不分彼此，看似句句写菊，实则句句写自己。
 “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新折败荷倾。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是白居易的《咏菊》。一夜睡眠过后，初降的寒霜轻轻地附在瓦上，芭蕉折断，荷叶倾倒。此时，东边篱笆

旁，耐寒的菊花花蕊初开了，让早晨多了一份清香。只需通篇的白描，诗人的志向与傲气就显露无疑，进而震撼读者心灵。如此的力量，是古代诗人的笔法高强，还是菊文化在我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呢？
 ■本版摄影 刘帝恩



桂花开了。坐在窗前，细细品读李清照的《鹧鸪天·桂花》：“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恰逢其时，窗外阵阵桂花香气扑鼻而来，顿觉花香沁入肺腑，袭入心怀，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院内十几棵桂树一字排开，每年农历八月进入盛花期，整个大院都能嗅到那使人心醉的芳香。

桂树多生于南方，北方少见。八月桂花遍地开，于是，农历八月亦被称为“桂月”。在不经意间，桂树长出密密麻麻的花蕾，一枝花、一簇簇，翠绿晶亮，米粒般大小的花蕾，在秋雨的润泽下，楚楚动人。它们或三五粒，或七八粒簇拥着，细细密密缀在繁枝密叶之中，每一粒都蕴含着希望和诗意。人们或早或晚驻足树前，盼着盛开的时刻。

花蕾逐渐长大，由翠绿现出鹅黄，渐渐层次分明，饱满地昂扬着，微风吹来，黏连的雨水轻轻滑落。小心翼翼地伸手触摸，就会沾上丝丝缕缕的香气。

在盼望中过了三五天，香气渐浓，随风飘过窗户，飘满院子。几天前那恬静、高贵的小骨朵，那一朵朵的小花苞，开始露出了微笑。一朵小花苞，就是一份欣喜，一份幸福。再过上几天，有几朵花开了，于是满树的花被唤醒了，一朵接一朵生动起来，繁花在微风中摇曳，满树星星点点，使人心生灿烂。

古人有诗赞扬桂花：“叶密千重绿，花开万点黄”。人们喜欢桂花，是因为它有着特殊的内涵。它虽然比不过茉莉那股馥郁浓香，也没有牡丹盛开的瑰丽，却开得灵动，富有生机，洒脱而清丽，纯静而自然。它与艳丽无关，与华贵无缘；它天生纯朴脱俗，不张扬，不造作，用最简洁的方式给世人以清香。

桂花那丝丝缕缕，好像分层次的香气，就足以力压群芳，惹人喜爱。沉浸其间，身心愉悦。它是秋天的精灵，它弹压西风，在万物凋零时给景色带来生机。浓浓的书卷气，给人的心灵对话。正像古人赞美桂花所言：“弹压西风擅众芳，十分秋色为伊忙。一枝淡贮书窗外，人与花心各自香”。

桂树祖籍南方，为了美化北方的城市，它顽强地扎根在了北国。它长在公园、楼前屋后，用它的绿点缀着秋色，用它的香美化着环境，尽心竭力地演绎着自己的精彩。

桂花，是秋天最好的见证者，它应时而生，应时而开。它真实、自然，送入花香的轻吟浅唱。在阵阵花香里，人们感知生命的生生不息。

呼啥容易遣啥难

王智

偶然看到一句俗语，叫“呼蛇容易遣蛇难”，大意是把蛇引过来容易，但要把它赶走就困难了，比喻一旦与难缠的人和事发生纠葛，就很难摆脱了。

上网搜了搜，原来还有一句“呼啥容易遣啥难”。这句话的出处还挺有意思，说是一位私塾先生想吃茄子了，就吟诗两句：“时新茄子满园间，不与先生当一餐”。学生听到以后，回去说给了母亲听。于是，这位母亲每顿都给先生烧茄子吃。没过几天，先生对着一大碗的烧茄子，实在是吃不下去了，欲哭无泪，就把那句诗续了两句：“谁料一茄茄到底，呼啥容易遣啥难”。

这个“遣”字用得真有味，遣送，乃推却、打发之意。好像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不少呼啥容易遣啥难的实例，比如谈恋爱，两个人相识容易，但其中一方想得体、干净地分手，却可能有点难；还比如托人办事，本是亲朋好友，可快意交往，却一旦稍微拉近距离，他或她知道你有些什么权利或能力，就会想方设法缠上你，这就叫遣亲难。

我最近则陷入了“呼狗容易遣狗难”的困境。小儿要养狗，妻就买来了一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泰迪，置狗笼、买狗粮，上牌照、打疫苗，忙得不亦乐乎。可养了四五月，问题就来了。小泰迪长成了六七斤重的大泰迪，一直惯于随地大小便，撕一撕这个，咬一咬那个，在家里四处搞破坏。小儿也是三分钟热度，带狗遛弯、洗澡都很少参与了。到头来，养狗全都成了我们夫妻俩的任务。可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呢，想来当时决心养狗真是欠缺考虑。

怎么办？还是把狗送人吧。在朋友圈吆喝一番，居然没人想接盘。我一冲动，就把狗丢在了路边。刚到家，就见小儿大哭，于是又出门准备找狗。哪知走出一楼电梯惊喜就来了，泰迪自己跑回来了……

某天，我准备开车出门，发现有一只小猫咪正趴在车底。我把猫捧了起来，见它通身黑白，毛色光亮，应该出生没几个月吧。我记得儿子想养一只，尤其像黑猫警长那样的猫，可我还是把它放走了，不管猫是多么神奇的动物，也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缘分。

一路上，我还自言自语道：“人家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我是怕呼猫容易遣猫也难啊！”

《文化周末》三件作品获奖

由山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山东省新闻学会报纸副刊工委主办的2019年度山东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复评，山东省市地报研究会主办的山东省市地报第二十七届好专版好专栏评选新近揭晓。成岳编辑、黄遵峰设计的文化纵深报道《中国七地李白手书“壮观”碑缘在金乡》，获山东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复评编辑二等奖。作者袁德福获作品二等奖。成岳、刘帝恩编辑的深度文化新闻专栏《独家报道：2020年5月16日，6月7日、6月20日》，获山东省市地报第二十七届好专版好专栏评选一等奖。成岳主编的文学版《我们的节日·端午节（2020年6月21日）》，获山东省市地报第二十七届好专版好专栏评选二等奖。
 ■本报记者



花中第一流

张
新
广